



游
心
朝
隨
筆

聞佛法的聽眾，對於佛弟子的合掌問訊或頂禮法師的儀節，起初是漠不相關的，老同修也請他們隨便，不要拘束，經過好幾天以後，他（她）們也隨同合掌，甚至也有自動參加頂禮的了。若說娑婆衆生剛強難化，那麼他們應該是宿具善根的了。

宏法精神可欽可佩

法師

院及臺中監獄復請去演誦佛法，又應埔里某居士及臺中慎齋堂等數處之齋供，每至一處復免不了信徒之請求開示，在佛教會館日常休息時間又給各弟子及一般信衆趕來參拜請示的佔據了一大部份，但法師臺無倦容，都是很慈殷殷勤的接待，給人很滿意的答覆。

領臺中蓮社弘法班陳進德、朱斐、林看治等居士數十人，應邀赴桃園參加該處蓮社落成弘法大會，於廿二日回中後，征塵甫卸即趕來參加聽講。聽衆中許多青年都是臺中蓮社文藝班的同學，他們除了凝神細聽外，還埋頭秉筆疾書的寫筆記，一望而知爲李炳老訓練有素的青年。佛子，他們的認真，像在接受訓練正式上課一樣；此外起初幾天適逢寶覺寺傳戒期前，來自各地的如逢雲泉老法師等好多位比丘及結茅庵於南部山林間專修律學的懶雲律師，豐原有的律航法師和鳳山的煮雲法師，都有事過中，都不期而遇的趕來作證。

一星期左右，不少聽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約有百十個人紛紛要求皈依三寶，法師大發慈悲，特地舉行了一次皈依典禮，時間是十一月廿七日星期日的下午二時，參加擔任維那引禮等職的比丘有七八位之多，儀式隆重，歷時足足二旬鐘，有人說這種機緣是很難逢的，過去已向法師通信皈依的弟子一百餘人，此次法師親臨傳授，特准一律隨喜，所以那天某報登載有三百餘人皈依

顧此而失彼，甚至對某—項重要的教義，往往背道而馳。譬如報答感恩中的「報國王恩」，或稱「報國家恩」，現代也可叫做「報國家恩」，如果真能照此實行的話，那麼我們佛教徒對於反共抗俄的表現，似乎還更應積極一點。事實上，有少數佛教徒，好像反共抗俄與他不相干的，也有誤解求生西方，就能熱心辦理國家公事的，這樣豈不是與佛陀「報國王恩」的教義背道而馳了嗎？豈不是與印光大師「與臣言忠」的道理相反了嗎？我在臺

光大佛教「報國主恩」的教義。佛教徒是不求名利的，但爲了報國家的恩，我當欣然參加反共抗俄更積極的行列。

歐陽修的母親認為他的父親積德，也頗能積德，誰說佛教徒不宜從事司法工作呢！」記得七年以前我在家鄉整裝預備來臺時，我媽媽臨別時曾對我說：「司法工作由佛教徒做，對民衆是最有利益的，你好好地去吧！」我牢記此語。同時俗語有說：「公事門中好修行」，這從公而存仁恕之心，民受其益，正是修行之道。深望供職軍政法界的朋友，能深體「公事門中好修行」一語才對。

唐湘清

聞了佛法就發信心，請了一星期左右，不少聽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約有百十個人紛紛要求皈依三寶，法師大發慈悲，特地舉行了一次皈依典禮，時間是十一月廿七日星期日的下午二時，參加擔任維那引禮等職的比丘有七八位之多，儀式隆重，歷時足足二個鐘頭，有人說這種機緣是很難逢的，過去已向法師通信皈依的弟子一百餘人，此次法師親臨傳授，特准一律隨喜，所以那天某報登載有三百餘人皈依。最後聲明個人感想 短短